文選箋證

文選箋證卷二十七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李斯諫逐客書

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

史記索隱曰於宋未詳所出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來亦未見所出正義引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游宋故迎之於宋公孫支亦岐州人支游晉後歸秦按丕豹晉人公孫支與丕豹並言則亦晉人故云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括地志云云恐未確觀下總言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知非秦所產亦足以證之矣

并國三十

注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按此出秦本紀韓子十過篇同疑正文三十誤史記此文亦誤倒後人依史記本改正文十二爲二十傳寫者又誤二爲三遂與注文不相應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

注善曰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疑此誤也索隱云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乘纖離之馬

注善曰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按周書王會篇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離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王應麟注引匈奴傳有新犂國卽孅離孅與纖同是纖離在匈奴北爲地名纖離出焉遂以纖離爲馬名猶之以陶塗爲騊駼也本書赭白馬賦引離作驪魏文帝詩騁我纖驪駒亦作驪

阿縞之衣

注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善曰此解阿字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按張揖子虛賦注

曰阿細繒也廣雅作緉王氏疏證云阿緺皆細繒之名非以其出東阿縣而名之也

鄒陽上吳王書

救兵不至

旁證云六臣本至作止是也漢書作止

六齊望於惠后

全氏祖望曰誅諸呂大臣許立齊王是爲惠帝後也已而背之故六齊怨望耳惠后乃惠後之譌紹煐按善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汧分明可證則不當作後

則無國而不可奸

六臣本奸作干按善引爾雅干求也干與奸同則正文當本作奸漢書作奸師古注奸音干此引誤作奸

察聽其至

漢書至作志按善注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似善本作至旁證云此注六臣本無此尤增多殊誤

不能止幽王之沈患

注韋昭曰湛令沈字也按此則正文本作湛六臣本校云善作湛是也

壤子王梁代並以淮陽

注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

曰方言瑋其肥盛晉灼注以瑋爲諱盧氏文弨曰說
文亦作諱諱其肥盛間於小兒猶然今江淮謂貭弱
力薄爲䑋亦語之反也說文壤柔土也段氏玉裁曰
方言亦取柔語今俗語謂弱曰壤則用諱字是也

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

注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按如氏注明言荆
亦楚是正文本作荆王六臣本不誤漢書作荆

獄中上書自明

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注善曰惡謂譏短也按說文䛩相毀也䛩與惡同漢
書廣川惠王越傳若數惡望卿注惡謂譏毀也衡山

王賜傳爰盎傳樊噲傳注竝同

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

注善曰尙書呂刑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今呂刑無此文旁證引王氏鳴盛云剕辟疑赦伏生書傳剕作髕周本紀同漢書刑法志剕罰之屬亦作髕罰之屬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司刑注刖斷足也髕臏義通此臏者句疑是呂刑古注紹煐按古微書引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與此引同葢本尙書緯之文當本作尙書傳曰如易傳之類後人不察因改爲呂刑也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注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言申徒狄先蹈雍後入河也雍一龍切王氏念孫曰雍讀爲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敝漏說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注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雍與甕古字通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士節篇作負石沈於河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書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可證旁證云服虔曰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曰六

國時人新序士節篇之二引韓詩外傳同申徒狄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則以爲六國時人者近之紹煐按御覽八百零二墨子曰周公見申徒狄云云則服氏謂爲殷末世人者非無據而新序所載吳殺子胥二句疑是後人增入

宋任子冉之計而囚墨翟

汪文穎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王氏困學紀聞六云襄九年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無兩子罕諸說妄

矣旁證云呂氏春秋注春秋子罕殺宋昭公韓非子李斯傳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諸書並云子罕逐君擅政紹煐按無論子罕賢臣固無其事卽以時代言子罕與墨翟相隔甚遠安得訐囚墨翟此後人僞譔以誣子罕者善云未詳葢亦不信諸說矣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注善曰國語泠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按風俗通曰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毀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鍊以見眞顔注漢書卽本此說而論衡又云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宜故曰金以情理

準之二說均屬附會善引賈注得之此云鑠金猶下句銷骨銷骨謂骨銷亡故或作銷國亦非銷散骨肉之親也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注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旁證云史記越人子臧作越人蒙下子臧同而漢書新序並作子臧與此同張晏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注下當有蒙字二字紹煐按史記作越人蒙漢書當作子臧故張晏以越人注子臧此正文子臧上不得有越人二字疑衍誤觀下由余子臧是矣單稱子臧可證善注言齊任子臧威宣二王所以彊盛亦無越人二字

封比干之後

索隱曰後謂子也不知其名旁證云元和姓纂比干爲尉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

修孕婦之墓

注應劭曰紂刳孕者觀其胎產旁證云此亦無考泰誓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據此則封比干之墓卽爲修孕婦之墓矣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注善曰史記曰孫叔敖三爲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按本書褚淵碑文注引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

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與史記合梁氏玉繩曰莊子田子方呂覽知分皆云孫叔敖三爲令尹三去令尹荀子堯問亦有三相楚之語故鄒陽逃之史記循史傳載之他如淮南道應汜論說苑尊賢雜言並因之然不足信也呂覽高注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隸釋漢延熹三年叔敖碑取稱最博獨不及三去相事困學紀聞七謂事與子文相類恐是一事

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

注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旁證云新序子仲作仲子漢書注子仲陳子仲也索隱

亦同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子仲尚存乎去孟子已六十年矣疑非陳仲子也仲子爲戰國時人趙后問其尚存益知爲一人非兩人也梁說非

墮肝膽

善無注漢書鄒陽傳注墮墮毁也王氏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輸肝膽

施德厚

王氏念孫曰德厚猶言仁厚德厚多連文禮記樂記以䌶德厚荀子君道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漢書

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鼂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皆是紹煥按德厚與肝膽對皆平列字解爲德之厚則全失語意矣

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漢書無荆字顔注云此説云湛七族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是何人也王氏念孫曰論衡語增篇傳語云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仲任不信町町之説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大同則漢時固有荆軻滅族之事矣劉孝標廣絕交論約同

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卽用此書紹煐按王
氏楙讀湛爲隱没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
皆竄迹隱遯不見於世沿顏之誤而小變其說見野
客叢書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旁證云史記索隱引尸子作孔子事紹煐按又見本書猛虎行注並
水經沂水注引而淮南說山訓說苑譚叢論衡問孔鹽鐵
論鼂錯篇新論鄙名篇顏氏家訓文章篇並作曾子
紹煐按論語撰考讖云見御覽一百五十七里名勝母曾子斂
襟作曾子謝承後漢書鍾離意曰臣聞曾參迴車於
勝母之鄉惡其名也亦同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注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旁證云新論及顏氏家訓載此作顏淵事水經淇水注引論語撰考讖云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惟淮南子作墨子與此同紹煐按本書曹植與吳季重書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亦作墨子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故力稱烏獲

注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旁證云文子自然篇老子曰用眾人之力烏獲不足

特是古有烏獲後人慕之以爲名紹煐按烏獲見孟子此與下賁育皆古勇士秦武王時又別一烏獲

勇期賁育

困學紀聞八賁育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云古有勇士賁育謬矣紹煐按育亦作鬻本書洞簫賦桀跖鬻傳注鬻夏育也古字通後漢書馮衍傳勇冠乎賁育注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衞人力舉千鈞

猶時有銜橛之變

注張揖曰橛騑馬口長銜也按說文亅鉤逆者謂之亅象形讀若橜集解引徐廣鉤逆者謂之橛與許書

合此用同音假借字耳

坐不垂堂

注張揖曰畏檐瓦墜中之也顏注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櫚瓦按師古說是也此即所謂避危也

枚叔上書諫吳王

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注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漢書兩者字並作全按依注則善本當同漢書此爲後人所改王氏念孫校同見讀書雜志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注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勞證

云此見韓子安危篇然堯承摯後舜承堯後禹爲崇伯鯀子皆有國土故趙策吳注曰此說無據之詞

手可擢而抓

漢書五臣本並作手可擢而拔王氏念孫曰本作拔與蘖絕爲韻作抓非但不成文義且失其韻矣紹煐按說苑百五十六引枚乘上吳王書亦作拔見御覽四

上書重諫吳王

方輸錯出

注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王氏念孫曰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遝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氾論篇曰方並也微子曰小

氏方輿史記宋世家方作竝是方輿竝同義紹煐按
莊子山水篇方舟而濟於河釋文引司馬注方竝也
後漢班彪傳注方舟竝兩舟也皆其證
不如山東之府
旁證云漢書山東作東山無注本書吳都賦亦作東
山越絕書闔閭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毋史記正義
謂之莫釐山即今所稱洞庭東山也紹煐按注引如
湻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亦誤倒善注吳都賦引此
作東山
不如海陵之倉
注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姜氏皋曰海陵見班

志倉當出此而續漢書郡國志東陽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非海陵矣何吳太倉之多也紹煐按此續漢志見東陽有長洲地名偶同遂附會吳之太倉在此疑不足據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注善曰漢書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按顏師古曾辨之又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起兵二月敗走齊王自殺當在吳走後此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之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劉攽曰此枚乘說

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偶言爾故言齊王殺身事不同又邛笮武帝始通此云南距羌笮之塞益知其非今以諸說證之疑此書非枚叔作出於後人假託班氏不察誤取以入傳耳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大王惠以恩光

六臣本恩作惠惠光作恩光此誤梁書作厚以恩光

抱痛圜門

按圜當作圜注引周禮圜土可證

鴻亭之鬼

注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

安鵲巢亭列異傳曰鵠奔亭按善先引後漢書鵲巢亭云云復引列異傳明正文作鵠不作鴻六臣本校云善作鴻誤也又水經浪水注鬱水又逕高要縣有鵠奔亭廣信蘇施妻昭珠鬼訟於交州刺史何敞處搜神記亦作鵠惟女子姓蘇名娥夫姓施與酈注不合

任彥升奏彈曹景宗

顧望避敵逗橈有刑

注善曰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橈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王氏念孫曰逗當爲迟說文迟曲行也又云乙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間世吾行

郤曲釋文郤字當作迟郤曲卽迟曲也廣雅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義段氏說文迟字注曰軍法有逗留有迟橈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留法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愞要斬此謂止而不進者韓安國傳迟橈當斬服虔曰迟音企此謂有意回遠遲誤者

景宗卽主臣謹案

注善曰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卽主臣謹案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臣當下讀也容齋四筆云漢文帝問陳平折獄平謝曰主臣張晏注若今人謝曰惶恐文穎注猶今言死罪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善舍漢史所

書而引晉書以臣當下讀非也旁證云此彈事三篇一例彈曹景宗以景宗即主爲句臣謹案屬下讀彈劉整昭明删至整即主臣謹案屬下讀彈王源亦然句讀甚明晉注自不誤容齋隨筆失之趙氏翼曰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匡奏曰傷禮敗德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閹官傳御史中丞王顯奏言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

任彦升奏彈劉整

舉手查范臂

旁證云說文叉部叡叉取也疑傳云舉手查范臂當用此字手部担讀樝棃之樝疑傳亦引此文紹煐按

方言抯摣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抯或謂之摣許以皻爲正字抯訓挹方言抯訓取則抯皻又爲一字此作查借字借音俗作揸非

直以前代外戚

翰注齊朝后妃之親也旁證云南齊書有明敬劉皇后傳以爲道宏孫也父通直郎景猷整當是其後

沈休文奏彈王源

吳興邑中正臣沈約

趙氏翼曰六朝最重氏族葢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晉宋因之休文正攝是官因王滿連姻故列銜舉奏也見陔餘叢攷 紹煐按通典以陳羣

始置中正立九品之制至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然則休文此官蓋大中正也

風聞東海王源

何氏焯曰風聞言事始此紹煐按漢書尉佗傳風聞老父母墓已壞削二字已起於漢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爲政宋書庾嘝奏風聞豫章內史伏暅云云宋元嘉起居注御史中丞劉損奏聞前廣州刺史韋朗云云皆是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修家子雲

六臣本有善注云子雲雄字也與修同姓故云修家旁證引沈氏作喆雋筒云修宏農華陰人也而揚子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雄無他揚於蜀而雄又無子益子雲爲蜀之揚非華陰之楊也林氏茂春曰唐楊珣碑云叔虞翦珪自周封晉伯高食采受邑君楊按雄傳其先出周伯僑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豈珣碑沿德祖而誤耶然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所辨則修與雄實同祖皆氏木名之楊揚雄自序誤耳桂氏馥跋漢郎中鄭固碑云今攷沛相楊統碑高陽令楊著碑太尉楊震碑皆修之先其字亦從木也

反復造次不能宣備

吳曾漫錄云書尾用不宣語始此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車子年十四

注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旁證云杜注車子微者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引服虔曰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家語亦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疑非此所云之車子紹煐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亦謂車為車士子屬下讀證以姓纂漢書古今人表易林其說甚覈善蓋沿杜注之誤

洫美常均

注善曰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也旁證云均古韻字見本書嘯賦注八尺施絃注與正文無涉紹煐按此大誤也均樂器本書思元賦注又引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此脫四字蓋均所以調樂之器善引宋均曰云云正爲正文均字作注梁氏不察因以爲古韻字耳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更唱迭和

旁證云向注溫胡姓名也此仍未詳姜氏皋曰溫胡疑是嗢噈二字理氣發聲之意也紹煐按如姜說豈忘卻下胡欲傚以所不知句耶向注未嘗不是

謇姐名娼

能改齋漫錄云以是知婦人稱姐漢魏已然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

兼青蓱干將之器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蓱爲參乘青蓱豫讓之友也張升反論曰青蓱砥礪於鋒鍔拔青蓱爲劍名故與干將並舉其引呂氏春秋云云似青蓱又爲人名葢青蓱善鑄劍故亦謂劍爲青蓱猶干將爲人名亦謂劍爲干將抱朴子百七御覽六曰青蓱不治則純鉤之勁不就又云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是也若以青蓱干將並指人

言則與下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語意不貫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則徐生庶幾焉

注善曰爾雅曰尙庶幾也姜氏臯曰今本爾雅無此文卽廣雅小爾雅均無此訓惟說文尙曾也庶幾也紹煐按爾雅庶幾尙也見釋言善引以注庶幾字傳寫者誤倒耳姜氏失檢

時邁齒𢧵

注善曰左氏傳穿孔謂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下疑脫耋與𢧵古字通六字　按質自言已四十二矣則𢧵非七十之稱可知𢧵與迭通更也言時逝年更也𢧵

風柏舟胡迭而微釋文云韓詩作㦯此其證漢書孔
光傳犬馬齒㦯亦謂年更顏注㦯老也亦失之隋書
韋世康傳亦有犬馬齒㦯之語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女工吟詠於機杼
注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
同按依注則正文當作工女本書王文憲集序工女
寢機可證攷異曰以工女與農夫偶句也與景帝紀
女紅迴別
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
注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懍懍危懼貌王氏念孫曰

漢書循吏傳序此亦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風矣顏注廩廩有風采也今按廩廩者漸進之意卽所謂庶幾也史記孝文紀贊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廩廩近昇平並同義紹煐按尙書無懍懍重文惟五子之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孔傳懍危貌此注疑傳寫之誤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

余氏文選音義曰世說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紹煐按又見藏勝竹林七賢論御覽七百十文略小異

掃除吳會

施宿會稽郡志曰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顧氏炎武據後漢書謂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之地爲吳郡而史記吳王濞傳已有吳會輕悍之語是西漢已稱吳會可見吳會云者猶言吳都云爾因歷舉魏晉諸文所稱吳會者皆當讀都會之會不得作會稽之會趙氏翼則謂西漢時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觀漢書地理便自了然其尤顯然可證者魏文帝詩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至吳會吳會字若讀作都會之會豈有兩句接連而重複若此者孟浩然留別詩

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植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晤之會下會稽之會故可分協然則唐人猶以吳會作會稽讀矣紹煐按顧說詳見日知錄其言甚辨今觀趙氏所駁知顧說無一而可又得魏唐二詩確據益信吳會爲吳郡會稽余又得一證佐後漢書蔡邕傳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章懷注引張騭文士傳邕告吳人曰吾嘗經會稽云云亦以吳會爲會稽之會

西塞江源

注善曰塞謂報神恩也按塞與賽通後漢曹節傳注

塞報祠也字當爲賽通用塞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注塞謂報其所祈也史記封禪書作塞說文不收賽字新附始有之云賽報也蓋古多以塞爲賽故急就篇謁裼賽禱鬼神寵碑本作賽管子小問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賽作塞

迴戈弭節

注善曰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今以靡爲弭誤也按長楊賦靡節與迴戈爲偶句廣韻靡偃也左莊十年傳望其旗靡靡亦偃也彼言靡節謂偃節而西征也弭止也弭與靡音義通漢書杜欽傳集注靡猶弭也是其證故彼作靡節此

作弭節義並同也

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牋

作物何稱

注善曰莊子曰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按依注則正文本作造物濟注造化萬物作造也是五臣作作物耳梁書作化物

百辟勸進今上牋

近以朝命蘊策

注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蘊與韞同按依注則正文當作韞韞藏也亦裹也見廣雅及論語注此謂以策書裹之也注說非

搢紳噞顒

注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按顒與喁通韻書顒魚容切音喁說文喁魚口上見也廣韻喁魚口聚皃然則喁喁者取衆口歸向之狀史記司馬相如傳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口向上是也衆經音義十三喁古文顒同

跰累繭救宋

注善曰說文曰繭黑皴也今說文作䵫从黑幷聲玉篇作跰云久行傷足謂之跰廣韻作皵皮起也按繭跰皆䵫之假皵又繭之俗葢傷足起皮而黑故字从黑今通用繭解者遂有形起如繭之說矣

文選箋證卷二十八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李少卿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

注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因卑達尊之意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按古無稱足下者御覽七百六引戰國策登徒直見公孫戍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賣妻不足以償足下此疑爲稱足下之始

策名清時

注善曰策名謂君簡書策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按

本書郭有道碑文注引李陵書曰策名於清時旁證云謂此五字見古文苑所載李陵錄別詩第六首之末句書當爲詩字之誤據此則書爲後人所擬正襲用李陵句矣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旁證云艮注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是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九引此篇謂出李陵別傳而劉子元蘇子瞻乃疑爲齊梁人僞作紹煐按李陵前與蘇武書及蘇武報李陵書梁氏采藝文類聚並

本書注所引彙集甚詳茲不悉錄

牧馬悲鳴

注善曰毛詩曰駉駉牧馬今詩作牡馬正義云定本牧字作牡顏氏家訓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釋文牡茂后反本或作牧臧氏琳曰據正義知孔本作牧馬釋文作牡馬唐石經作牧馬改刻作牡藝文類聚御覽及此注引作牧初學記白帖作牡則六朝及唐人皆兼具兩本

猶復徒首奮呼

注善曰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旁證云古人以首爲手見儀禮注莊子釋文亦曰首本作手爾雅暴虎徒搏疏無兵空手搏之卽徒手之謂善注不得其解紹煐按此之徒手奮呼猶報任安書之更張空拳益以

上句人無尺鐵證之更覺精確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注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漢戮陵母爲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王氏觀國曰孤者不報之義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注孤負也蜀志先主傳曰常恐隕沒孤負國恩是也此注引論語未協紹煐按此善讀論語德不孤爲孤負之孤與此未嘗不協劉向復恩篇引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卽云受恩者尙必報足證論語德不孤爲德不孤負漢時曾有此說故善本之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

孫氏志祖曰牛馬走當作先馬走淮南書曰越王句踐親執干戈爲王先走馬國語亦云句踐親執戈爲吳王先馬百官表有太子先馬紹煐按孫所引淮南是句踐屈身降志原非典要而據以改此書疑非是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王氏念孫曰此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故蘇林曰而猶如也今本是後人以意改紹煐按銑注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人之言是五臣本亦作用而

衛靈公與雍渠同載

錢氏大昕曰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是翟氏灝云說苑至公篇述孟子文作雍睢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參乘韓非子作雍鉏展轉雍鉏雍睢爲一人而癰疽亦即雍渠均以聲通相借耳戰國策作癰疽同孟子

同子驂乘

注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按御覽七百六引宋議書曰顏延之曰昔同子驂乘袁絲正色云云蓋用此文而失於改正

自守奇士

王氏念孫曰本作自奇士言觀其爲人自是奇士若加一守字則失其義矣紹煐按銑注云自守奇節之

北書五臣本有守字銑注亦因而不察耳

更張空拳

注善曰李登聲類曰拳或作捲此言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㬅白起故事自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彎弓也攷異曰陵與蘇武書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首即徒手既是徒手相搏則拳不必作弓弩解竊謂國語已有拳勇之語鹽鐵論亦云專諸空拳不免於為禽後漢書皇甫嵩傳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

力北齊書神武帝紀猶欲奮空拳而爭凡此言拳非
言拳至隋書達奚長孺傳云戰鬬三日五兵咸盡士
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云云此雖後代事亦可見軍
中未始無用拳者

而僕又佴之蠶室

注如湻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善曰今諸本作茸顏
監云茸推也人勇切蘇林景帝紀注曰作蠶室廣大
如密室按如顏兩注並本說文茸許作搑搑亦訓收
廣雅曰搑收也此謂收之蠶室也蠶室猶暴室蠶之
言憯也憯與暴同義荀子蠶賦云名號不美與暴爲
鄰是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憯莊子庚桑楚篇兵莫

憯於志鎮鄉爲下蠶憯音同然則蠶室取憯毒之義

憯毒謂之蠶室猶暴殘謂之暴室後漢清河孝王傳

乃載送暴室卽蠶室辦者不曉而以有刑者畏風須

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恐屬附會

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

注善曰與如也王氏念孫曰與猶謂也言世之人不

謂能死節者古與字與謂同義比字後人所加紹煐

按俗字次比字善本所無本書陸士衡辨亡論上注

引作世又不與能死節者可證

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漢書幽作函王氏念孫曰函當爲函字本作圅與函

相似因譌而爲函說文臽小陷也今經史通作陷臽
者墜入之謂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

鄙陋沒世

王氏念孫曰本作鄙沒世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
鄙王注鄙恥也廣雅同此言恥沒世而名不著也司
馬遷無陋字五臣本作鄙陋沒世向注連上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爲句謬矣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注善曰失明未詳旁證云近馬氏驌作左邱明小傳
不詳失明之事前明高啟大全集病目止酒詩有恐
學左邱盲句當亦本此無他證也紹煐按晉書范甯

傳甯嘗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此雖戲詞然亦足證左邱明實有失明之事故張湛及之又蘇軾戲黃魯直患目詩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邱明書並在前

僕竊不遜

張氏雲璈曰猶言不自謙遜也注引論語近之則不遜恐非是紹煐按依注則正文當作孫

僕以口語

五臣口作此按本書報孫會宗書橫被口語二字當本此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雅善鼓琴

旁證云六臣及漢書琴並作瑟是也紹煐按史記趙孝惠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曰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是趙瑟秦缶皆所爲樂操土風故此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有自來矣

惲幸有餘力方糴賤販貴

漢書力作祿六臣本作祿按作祿是也五臣本下方字誤作力遂削祿字後人因以亂善耳旁證云漢書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

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毋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所謂有餘祿也

明明求仁義至明明求財利

王氏念孫曰明明猶勉勉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是其證

漂然有節概

漢書漂作漂顏注漂漂然高遠意音匹遙反按向注漂然高遠貌與顏注合疑此及五臣本漂作漂今爲不知者所改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

注善曰白頭未詳旁證云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漢書卽此書語

內聽嬌婦之失計

旁證云六臣本後漢書嬌並作驕是也紹煐按說文無嬌新附始有之蓋後出字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來命陳彼妖惑之罪

注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鲁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按注引答書作蠱惑此作妖惑疑有誤

雖有孫田墨氍

旁證云氍注未詳當卽孟子之滑釐墨子之禽滑釐

漢書儒林傳作犛氂爲墨子弟子與備城備梯備水備穴等法能與墨子詳論之故與孫田並列紹煐按下墨子之守善注已引墨子曰臣之弟子禽滑釐云云此云未詳疑後人所增六臣本注無此三字向注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翟犛禽滑氂亦分明可證

有子勝斐然之志

注善曰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及也按見公孟篇困學紀聞入謂勝蓋告子之名卽孟子所謂告子閻氏若璩釋地又續載一說云或疑告子名不害子勝是其名然終無證佐存之可

也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

注善曰戰國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甯爲雞口不爲牛後延叔堅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爲後非也今韓策作甯爲雞口不爲牛後姚曰顏氏家訓引作雞尸牛從鮑曰沈括辨以爲雞尸牛從紹煐按諸說俱以爲雞尸牛從依注引延篤注則善亦當同然諺語無不協者尸與從非韻口古音苦後古音戶口與後正爲韻漢書溝洫志池陽谷口與下白渠起後韻易林臨之坎人面九口與殷

商絕後韻並可證何孟春餘冬序錄謂口後韻協古
語自如此是也口與尸後與從形近之誤

貴欲觀湖漅之形

注善曰裴松之吳志注曰漅祖了切六臣本無湖字
朱氏右曾曰湖漅當作漅湖字誤倒耳紹煐按後漢
明帝紀漅湖出黃金注在今廬州合肥縣今作巢廣
韻子尔切音勦

更無以威脅重敵人

注善曰重威重言以威重迫脅敵人旁證云依注脅
重二字當互乙朱氏右曾曰威字疑衍若本作威重
語意已明不須更注重威脅

魏文帝與吳質書

古人思炳燭夜游

注善曰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秉或作炳魏志注作秉旁證云依注則正文應作秉紹煐按東觀漢記鄧后夜炳燭讀經傳說苑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是作炳亦通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

魏志注佳惡作佳麗六臣本亦作麗旁證云南史任昉傳王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撫几

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語似本此紹煐按容齋續筆說同正作佳麗

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

注善曰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孔子世家無子游按論語記文學有子游子夏當如善所據史記有子游爲是今本刪去子游則之徒二字爲贅語矣史通辨惑篇引太史公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與善此引合本書答臨淄侯牋注引史記無子游二字疑後人以今本史記刪之

有龍泉之利

六臣本泉作淵按作淵不誤注引戰國策作龍淵可

證此蓋因避諱改

可無歎息乎

注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旁證云各本息上有歎字誤衍魏志注亦衍歎字

非要之皓首

旁證云魏志非作此是也作非蓋傳寫誤

與吳季重書

鳳覩虎視

注善曰歎猶歌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按本作鳳歎善注可證此誤

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

六臣本作小史校云善作吏按答書云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據此則作史是也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

楊倩說於范武

注善曰范武未詳旁證云注引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一節今外儲說於此一節後復有旁之酤酒者有莊氏者云云莊氏二字與范武字體相似或休璉所見本尚是范武至善注時已傳寫譌作莊氏故不引爲注也紹煐按外儲說一節曰有莊氏者下又云使往酤莊氏之酒問曰何不酤莊氏之酒對曰莊氏之酒酸莊氏二字屢見如皆爲范武字譌問答不應皆

呼其名然又安知非應書本作莊氏而善注時已誤作范武故云未詳耶

義渠哀激

注善曰高誘戰國策注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顧氏炎武曰漢武時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故應璩書卽有義渠哀激之語

大漳渠西有伯陽之館

注善曰伯陽卽老子也姜氏皋曰呂覽當染篇高注伯陽蓋老子舜時師事之者重言篇注又云老聃周史伯陽孔子師之或爲舜時或爲周時高已不能定

紹煐按淮南繆稱訓老子學商容漢藝文志注常從

人姓名老子師之呂覽審應篇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高注商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又以爲殷時人蓋身當殷之末世至孔子時猶存故史記老子百有六十餘歲索隱云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而高注呂覽當染篇謂老子舜時師之者故遂有七百餘歲之說恐未可信

是京臺之樂也

注善曰淮南子曰吾聞京臺者高誘曰京臺者高臺也按本書登巴陵城樓作前瞻京臺圓注引說苑楚昭王游荆臺作荆又云荆或爲京家語作荆此及淮南子作京京荆互出疑是一臺善各隨所見而分引

之耳本書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楚人流遯於京臺注已見與滿公琰書亦作京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陳氏景雲曰唐人謂君苗無姓蓋史失傳是書昆季粲然文選不可不業也紹煐按此又一君苗應姓者晉書陸機傳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唐人所稱君苗無姓蓋指此困學紀聞二十二君苗未知氏姓攷之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爲崔君苗也據此則璩之從弟君苗與陸機傳之君苗是兩人不得援以解此不然文選書目詳載

分明唐人豈皆不業恐陳誤也

曠若發曚

攷異曰曚當作蒙善注中皆作蒙又所引漢書如淳注可證長楊賦作曚用字不同也

山父不貪天下之樂

注善曰山父卽巢父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旁證云本書演連珠注亦疑巢父許由爲一人然漢書古今人表許由與巢父分見皇甫謐又各爲傳譙說恐非紹煐按演連珠巢箕洗渭分用士衡亦不以爲一人劉注或言巢父卽許由洗耳一說巢父記籍不同

未知孰是亦疑而未定之詞北山移文排巢父拉許由曹植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耻並二人分用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

注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陳氏景雲曰王粲英雄記皆記漢末英雄事尚子平乃建武中隱士不應載入當是誤也紹煐按御覽引英雄記尚栩先人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云云蓋因尚栩而及尚子平耳陳氏未見及此

少加孤露

旁證云少加作加少是也此誤倒紹煐按御覽四百九十亦作加少少讀去聲

吾不如嗣宗之賢

六臣本吾作以旁證云此恐有誤晉書吾下有以字賢作資善注資材量也不作賢與晉書合

足下若嬲之不置

注善曰嬲擿嬈也音義與嬈同奴了切按說文嬈苛也段注謂嬲乃嬈之俗衆經音義引三倉嬲嬈同乃了切嬲嬈一字孫氏星衍以爲嬲即嫋字草書之譌本書洞簫賦優嬈嬈以婆娑注嬈嬈柔弱也廣韻嫋嫋弱也集韻嫋乃了切是嬈又作嫋蓋嬈爲本字別

作嫋草書作嫋遂誤而爲嬲世說新語和嶠刺嬲不
休作此字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神武應期
注善曰河圖闓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困學紀聞
九後漢書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
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闓苞似是人名錢氏
大昕曰闓苞受蓋河圖篇名志譌闓爲鬬萬氏希槐
曰劉恕通鑑外紀帝始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
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鬬苞授規正日月
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

月車區占風鬪苞與鬼臾蘆義和尙儀車區並爲五官其爲人名可知矣紹煐按此足輔王氏之說然鬪閼諸書互出未知誰誤錢氏校云志誤者特據此注耳

罙入其阻

注善曰毛詩曰罙入其阻毛萇曰罙深也五臣罙作彌良注彌深也按五臣誤以罙爲罙故竟易作彌而訓仍同善非也陳氏奐毛詩後箋補云傳罙深也即突㴱之隸變說文穴部載曰突深也本毛詩网部罙下引詩罙入其阻本三家箋云罙冒也冒與深義相通故鄭於字用毛而於義用三家罙式針反釋文云

面規反誤也

小戰江介

旁證云晉書介作由注引魏志亦當作由在鄧艾傳

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

旁證云晉書河山作山河紹煐按注引史作山河此誤倒

儁乂盈朝

按依注引尚書俊乂在官則正文當作俊

然主上眷眷

旁證云晉書上作相是也攷異曰主謂魏帝相謂晉主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

夫以嘉遁之舉

按依注引周易曰嘉遯貞吉則遁當作遯

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

注善曰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張氏雲璈曰息字正與上數韻協似非衍文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沈迷猖獗以至於此

注善曰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志猶未已按正文及注引蜀志猖獗義皆謂顚覆阬餘叢考引王彪之謂殷浩曰無故怱怱

先自猖獗劉善明謂蕭道成曰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是也然則今人以恣橫難制爲猖獗失古義矣

蹶角受化

注善曰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蹷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按正文蹶當作厥注引孟子可證趙岐曰蹷角叩頭亦當作厥　本書王元長曲水詩序屈膝厥角作厥注引趙岐注以額角犀厥地也又誤作蹶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

注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余氏文選音義曰梁書劉峻傳峻著辨命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

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荅之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蕭曹絳灌之屬

注晉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是一人非絳侯與灌嬰按漢書陳平傳絳灌等或讒平顏注引舊說絳絳侯也灌灌嬰也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此不可據容齋隨筆又引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爲絳灌二人的證今攷漢書功臣表無絳灌而此移云至於孝惠之世時勃與嬰前後爲太

尉則所云絳灌者確是絳侯灌嬰賈誼傳今樊酈絳灌據十城而王亦四人並舉顧氏炎武云樊酈絳灌三人皆姓而勃猶爵以功臣同姓者多理或然也宋史兵志西漢而下若韓彭灌絳之爲將云云蓋亦習知絳灌之爲絳侯灌嬰矣

猶廣立於學宮

張氏雲璈曰漢書武帝紀五年春置五經博士而文帝無立博士之文今據此書可補其闕更證以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書最精以爲博士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始置五經博士又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

罷傳記博士獨五經而已是皆可爲文帝置博士之據紹煐按趙岐孟子題辭云云卽本此移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攷翟餔傳古文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今作五經者誤王伯厚困學紀聞八引可據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書最精以爲博士書又爲詩字之誤御覽二百三十六引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所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正作詩字謂魯詩也申公不聞傳書漢書儒林傳贊文帝置詩經博士惟魯韓而已魯詩卽楚元王傳云以申公爲博士是也漢武帝紀建元元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其曰初者明武帝以前未立五經博士矣又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

而已立五經而僅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故也則文帝時實無置五經博士之文而張氏妄謂文帝置五經博士歷引諸證無一合者故特辨之

膠東庸生

注善曰庸生未詳其名顧氏廣圻曰後漢書馬融傳都尉朝授膠東庸譚經典釋文尚書注解傳述人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自注名譚正據後漢書言之耳姜氏皋曰後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顧說謂出馬融傳未詳

以尚書爲不備

王氏念孫曰以尚書爲不備本無不字蓋當時學者

不信古文尙書而以今文十九篇爲已備故曰以尙書爲備紹煐按向注當時學者尙書唯有三十篇以爲備矣不知有百篇是五臣本亦無不字

孔德璋北山移文

値薪歌於延瀨

注善曰薪歌延瀨未詳向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何氏焯曰延瀨似指延陵季子値被裘公事旁證云向注所引蘇門先生不詳出何書紹煐按袁淑眞隱傳曰御覽五百十蘇門先生嘗行見採薪於阜者先生歎曰

汝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我也且聖人無懷何為其哀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與向注語句微異獨作採薪於阜不作延瀨或向別有所見然則德璋蓋用此非延陵季子事矣

澗石摧絕無與歸

六臣本澗石作澗戶旁證云此與下石徑為偶句用字必相避作戶為是

世有周子

注善曰蕭子顯齊書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按金陵地志曰周顒隱

居蔣山出爲臨海令還罷都欲游舊居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作臨海令未知孰是